

戏剧《献给聂佳佳》：

一名艺术家的坍塌与重生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文丰

根据贵州作家戴冰同名小说改编的本土原创戏剧《献给聂佳佳》，其核心叙事是“一名艺术家的死”。

自古“死者为大”。大到可以“死者为大”，而不论富贵与贫贱、有名与无名。不同之处在于，有的只需一个名字便自带深意：“苏格拉底之死”，不仅是一次历史事件，更是一次哲学事件、精神事件；“王国维之死”，则有“殉清”说、“殉学术”说、“殉文化”说等多种解读。他们的名字，包裹着足够长久的时间和足够广阔的空间，故而承受得住这些解读甚至过度阐释出来的意义之重。正如哪怕只是一个被翻倒放置在底座上的小便池，只因被法国艺术家马塞尔·杜尚命名为《泉》，署上名、送到展厅，就成了不朽的观念艺术。

有的则需从一个身份、一个群体出发，才能掘出一个亡者的名字，以及原属于这个名字的时间和空间来。在《献给聂佳佳》里，这个名字叫作陈长兴。一个搞了一辈子艺术、没办过一个像样的画展、没出过一本像样的画册、没有一个像样的批评家写像像评论文章、也没卖过一张画的艺术家长兴，离奇缺席了自己发起的朋友聚会，并在当天的暴雨夜离奇失踪，并最终被警方确认为高奇死亡。

陈长兴离奇的缺席、失踪与死亡，迎来了被“讨论”、“阐释”的时刻。所有和他的生命有过交集的人，带着形形色色的身份和立场发言：对于他的失踪，陈长兴的大姐说他的这个弟弟从小狡猾无比，只要没找到人就很难说到底怎么回事；艺术家朋友说起他曾表演过“诈尸”的行为艺术：找了个人家迁坟不要的破棺材，把自己画得唇红齿白地躺进去，还盖上盖子，等到大家都到齐了，突然掀开盖子坐起来；陈长兴不为人知的“未婚妻”聂佳佳以为是躲避她。对于他的死亡，陈长兴的大姐说“那结果就出来了”；艺术家朋友就“自杀”与“他杀”各执一词；办案警察对陈长兴是“逃犯”的推测，一个品行不佳外号“半边章”、见过陈长兴生前最后一面的农人前后不一的陈述，更让



《献给聂佳佳》剧照。醒山戏剧/供图

这场死亡显得扑朔迷离。无怪乎改编的同名戏剧《献给聂佳佳》，用充满悬疑的句式如是介绍剧情：“一个电话。一次聚会。一场大雨。一具浮尸。一个最佳佳。一群鬼浮浮的艺术家。是命案？是意外？还是艺术家的献祭？”

既是原作者，又是同名戏剧编剧的戴冰，精心编织了一条严丝合缝的时间线：时间线上每个和陈长兴有关的人物，都在用合乎逻辑因果的言行，“拼凑”着从始至终没有出场的“陈长兴”。每个人眼中的“陈长兴”彼此交叉、汇聚和平行——这无疑符合量子力学“一旦进行审视（观测），量子的状态就会发生改变”的理论，“陈长兴”处于叠加、纠缠、不确定的“量子模式”。

作为读者、观众，在阅读、观剧中的体验，有如进入一个纷乱的“迷宫”，进入一条条分

岔的“小径”。“量子模式”的陈长兴，恰好适配波尔赫斯的“迷宫式”叙述。“迷宫”是波尔赫斯作品的中心意象，几乎每样事物都可以被波尔氏变形为一个迷宫。戴冰曾在《穿过波尔赫斯的阴影》一书中如是论述波尔赫斯提出的迷宫问题：“‘迷宫’这一意象在波尔赫斯的语境里，始终是宇宙或者世界的一个隐喻——不只是物质的宇宙或者世界的隐喻，也是人心的宇宙或者世界的隐喻，同时还是他对生命的迷惘以及面对这迷惘所生发出来的无限焦灼的隐喻。”戴冰深受波尔赫斯影响，他笔下的“陈长兴”，何尝不是又一个“迷宫”？

陈长兴“艺术家”的身份，恰好承载得起所有的叠加、纠缠与不确定，且毫无违和感。自幼在文联大院长大的戴冰，在小说和戏剧里刻画起艺术家来，自然是“手拿把掐”，不仅“肖其

像”还能“化其神”，以至可以达至“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解构之境。这在《献给聂佳佳》里的评论家李建伟身上可见一斑，他让人直观地见识了“一块石头都能说得开出花来”的功力。

按照量子力学的理论，人具有多种角色并存的特点，如同一个“叠加态”。如果把一个人比作一个量子，那么这个人被观察、测量或做决策之前，具有无限的、变化着的选择可能性，可一旦人们最终选择完成，所有其他与之相悖的可能性，因人、事、物的干扰而崩塌，只剩下确定性。在众人的审视（观测）下，“量子状态”的艺术家陈长兴也随之一点点坍塌成确定性——他的情感就是“五本相册”，虽然装满了和爹妈、大姐、二姐以及四个前妻的合影，却又界限分明、分崩离析；他的遗言是“两个纸条”，分别写着“陈长兴是个大傻子”“顾春梅，你是不是生下来脑袋就被子弹穿过？”的字样，象征着他与自我和他人的隔阂与迷惘；

他的遗物有二，一是写着“献给聂佳佳”的一个纸壳。最佳佳是生活世俗里的“茶”，她有一把“跟了快二十年的青花茶壶”；陈长兴是艺术精神里的“酒”，既以“酒”为社交中间物游走文艺圈，也以“酒神精神”为精神状态追求艺术创造。但最终“艺术”不成，“家”也散了，没人真把他当朋友，也没人真正理解他。他最终选择了“不抛弃他”的最佳佳。自此，“酒”与“茶”混合成不知名的况味。

他的另一个遗物是一间“献给聂佳佳”的白房子，“天花板、墙壁，甚至地面，都是用三十号油画笔蘸着钛白白的颜料一笔一笔涂上去的”。有意思的是，“献给聂佳佳”的纸壳，刷着一层松节油。自此，“生活”和“艺术”混合成不知名的况味。

一场突如其来死亡，标志着陈长兴已坍塌到了极致。但真正的艺术家，终身在用艺术的可能性，反抗可能性的坍塌。如果坍塌必然到来，至少还会留有一些“不知名的况味”，属于陈长兴们。正是这些闻得到却捉不到的况味，让可能性的重生成为可能。

【时讯】

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举办 中外艺术家 共赴爵士之约

4月30日至5月5日，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湖舞美艺术中心举办。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330余位爵士名家与新锐力量齐聚，联袂呈现200余场精彩演出及特色活动，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一场融合音乐、科技与时尚的假日艺术之约。

历经5年沉淀，本届音乐节进一步拓展内容边界，涵盖多元风格，参演艺术家阵容再度升级——欧洲“新爵士”领军人物布格·维塞尔托夫特领衔乐队，在创立30周年之际，为观众奉上一场融合原声爵士与电子舞曲的先锋爵士听觉盛宴；“鼓王”史蒂夫·史密斯带领爵士乐队，以极具冲击力的即兴合奏，诠释“律动与创造力”的音乐哲学；14次获格莱美提名的美国84岁爵士钢琴大师肯尼·巴伦携新专辑中的创新改编曲目登台，将纯器乐作品与爵士人声完美融合；美国键盘大师、格莱美获奖艺术家杰夫·洛博演绎了多首奠定流派风格的经典代表作；格莱美获奖鼓手尤利西斯·欧文集结全球顶尖艺术家，展现关于传承、激情与未来的音乐宣言。

2026年恰逢“中巴文化年”，本届音乐节在5月2日特别策划了热浪秘境音乐会，邀请巴西知名女歌手卢埃吉·卢娜、巴西长号手约瑟·康拉德带来纯正巴西律动，中国歌坛“常青树”成方圆、爵士小号演奏家李晓明作为表演嘉宾登台，以音乐为桥，展现中巴文化的交流融合。

中国爵士乐力量同样璀璨夺目。中国爵士先锋乐队“红手”带来专辑中的全新曲目；国内首支古典音乐乐团TUTTI Band带来古典、现代、爵士相融合的跨界表演；中国首位唢呐博士刘雯雯从爵士的多元视角重新诠释唢呐；爵士歌手雷娜带来全新专辑的曲目；吉他演奏家顾志山再次带领节奏乐队，奏响放克音乐风格的迷人乐章。

“艺术+科技”是本届音乐节的一大创新亮点。戴上VR眼镜，穿上全身追踪设备，只需一秒便可“化身”华服，在盛大的舞会上与伙伴跳起优雅华尔兹，在仲夏夜花园穿过灌木迷宫，在俱乐部举行热烈的派对……音乐节期间，台湖艺术交流楼推出多项VR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观众可以踏入《巴黎舞会》的华丽现场，或是在《国宝迷踪》中踏上寻宝之旅，迎接“国宝”团聚回归，感受虚实交织的梦幻世界。

本届音乐节的演出舞台扩展至9个，除了台湖剧场、台湖露天剧场、集装箱舞台之外，还有器乐互动舞台、雪花舞台、舞美码头舞台、舞美工坊舞台、博物馆第二展区及花海舞台六大舞台，以及5大特色活动场地。40支青年乐队轮番上演169场公益演出。在兼具工业风与舞美艺术特色的空间里，这些青年乐队为观众带来别具一格的沉浸式爵士新体验。

除了演出之外，5月1日至5月4日，肯尼·巴伦爵士大师与中国艺术家展开对话，并与广大乐迷互动交流。通过面对面分享与互动，让乐迷近距离感受爵士艺术的魅力与创作背后的故事。台湖剧场还分别上演《科隆女孩》《牙买加的魂》《巧舌如父》《甜蜜与卑微》4部爵士电影，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光影与旋律的爵士文化之旅。

郑娜

【关注 本土文化】



杨春林登上舞台向观众致意。



贵州“村T”现场。

苗族设计师杨春林：

把非遗之美带到国际T台

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上，一场名为“花团锦簇”的服饰发布格外动人——56个民族的女子身着本民族新娘的嫁衣款款走来，色彩斑斓，纹饰各异，T台上流光溢彩。

这场大秀出自苗族设计师、贵州“村T”发起人杨春林之手。“新娘嫁衣是民族服饰中很有温度和仪式感的载体。”杨春林说，把56个民族新娘聚在一起，不只是展示服饰，更想让大家看到56个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也让藏在村寨里的非遗之美被更多人看见和珍视。

从苗寨走出的设计师

杨春林从小生活在贵州凯里的苗族村寨，是听着外婆的织布声、看着妈妈的绣花针长大的。耳濡目染，一颗藏着民族文化之美的种子，从小就埋在他心里。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杨春林的衣服多是堂哥剩下的旧衣。但妈妈手巧，总会在破洞处绣上小老虎、小花鸟，让普通的旧衣变得独一无二。每逢节庆婚嫁，寨里人人都身着华丽民族服饰出席。银饰叮当，刺绣斑斓，这份深深地烙印在杨春林脑海里。“苗族服饰的每一个图案都有故事，有自然、有生活。这让我早早明白，服饰从来不是单纯的布料，而是文化的载体、情感的寄托。”他说。

2007年，杨春林成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去西安上学，学费全靠妈妈没日没夜绣花来凑。可以说，是家乡的绣片供我走出大山，也铺就了我的设计之路。”杨春林说。大学期间，为了还助学贷款，他尝试摆摊卖苗绣、银饰，意外发现这些民族工艺品深受喜爱。“大家都喜爱这些绣品，却卖不上好价钱。”杨春林暗下决心，要把古老绣片融入现代设计，做成成衣。服饰品牌“古阿新”由此诞生。

让普通人成为舞台主角

越是在外打拼，杨春林越发心疼那些被埋没在大山深处的文化瑰宝。“绣娘们手艺精湛，老绣片、老嫁衣精美绝伦。村里的妈妈们一辈子操劳，穿着漂亮的衣裳，却没有机会走出大山。”他感叹道。

2024年，杨春林带着62岁的妈妈登上中国国际时装周舞台。那场秀的主题叫“破茧成蝶”。“在苗族文化里，蝴蝶被称为‘蝴蝶妈妈’，是生命与传承的象征，这场秀就是我送给妈妈的礼物。”杨春林说，带妈妈上时装周是感恩，是初心，也想让大家看到，时尚从来不是少数人的专利，普通人也可以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

这场大秀之后，杨春林带着妈妈赴欧洲交流。望着异国人群，妈妈感慨道：“世界太大，走不完，不能让世界的人来凯里看我们。”

一句话点醒了杨春林。“我不禁思考，我们少数民族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时装周？”于是他回到家乡，发起了贵州“村T”。

2024年7月，杨春林在老家凯里苗侗风情园风雨长廊搭建起简单T台，邀请村民与模特同台走秀。银发绣娘乐而舞，儿童提声笙奏

场，苗族老人扛犁耙展示农耕风情……没有专业拍摄，没有华丽布景，这场“草根秀”却收获了大量关注。

“这是大众自己的时装周，不管会不会走秀、多大年纪，都可以上台试试。”杨春林说，贵州“村T”零门槛，舞台向所有人敞开。在凯里市政府支持下，风雨长廊成为固定走秀场地，本地居民、游客、绣娘都能登台。非遗技艺从柜台上走下T台，生产工具、特色美食化作道具，芦笙、苗舞、山歌融入其中，乡土与时尚和谐相融。

2025年中国国际时装周上，一群少数民族儿童在T台上天真淳朴的展示，打动了众多网友。

2026年除夕夜，来自贵州“村T”的56个民族少年儿童，身着56个民族盛装，在春晚舞台上自信走秀，生动演绎歌曲《吉量》。

“时尚应该回归大众，回归生活。”杨春林说，普通人在舞台上展示真实质朴的美，这份温暖与纯粹，是最打动人心的力量。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参加完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活动，杨春林还带着56位身着本民族新娘嫁衣的女子来到北京天坛表演快闪。优美动听的歌声、欢快愉悦的舞姿，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驻足观看。一位法国游客点赞道：“这些服饰太美了，很有中国风格。”

不久后，书上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账号转发贵州国际传播中心记录此次快闪的短片，邀请世界各国朋友一起感受贵州“村T”56个民族之美。

据悉，自2024年创办以来，贵州“村T”已举办900余场活动，吸引超过8万名普通人登台走秀，亮相新加坡时装周、伦敦时装周、纽约时装周以及联合国气候大会、日本大阪世博

会、法国巴黎博览会、联合国气候大会等海内外活动。

在纽约时装周的经历让杨春林记忆深刻。当时，外国模特听说贵州“村T”要来，以为是“乡村超模”，想一较高下。可当他们看到台上是爷爷、奶奶、小朋友、普通姑娘时，全都愣住了。“我们的‘模特’不是专业出身，没有高挑的身材，可走上T台个个自信昂扬、气场全开，赢得全场掌声，大家都来排队合影。”杨春林说。

“民族是时尚的根，时尚是民族的翼，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成就。”在杨春林印象中，外国观众对中国传统服饰最多的评价就是“惊艳”“独特”“有灵魂”。他认为，“出海”不是为了炫耀，也不是让人猎奇，而是要以美为桥，传递服饰中蕴含的中华文化与情感共鸣，“相信这份共鸣能够跨越国界，打动所有人”。

这几年，杨春林经常在抖音等社交媒体上发布短视频，与网友沟通交流。“短视频打破地域限制，让藏在凯里大山里的美，被全国乃至全世界看见。”他说，无数网友通过短视频认识贵州“村T”，爱上民族服饰，不少人专程来到贵州感受现场魅力，也吸引了更多同仁加入。

如今，贵州“村T”和杨春林本人都获得了很高关注。“我始终明白，‘村T’的生命，是老百姓给予的，是村里的百姓聚在一起，勇敢登台，才让它被大家看见。”杨春林说。

谈及未来，他有清晰规划：希望通过“村T”平台，让传承人不仅收获掌声，更实现增收，吸引更多设计师参与非遗创新；培养年轻人，让老手艺代代相传……“我相信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杨春林说，自己将坚守初心，扎根家乡，让传统民族服饰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

赖睿

陈忠实文学艺术馆 在西安开馆

今年4月29日是作家陈忠实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日。陈忠实文学艺术馆日前在西安石油大学正式开馆。

陈忠实文学艺术馆由“人民艺术家”王蒙亲笔题写馆名，以“忠于生活·勇于追求”为主题，总布展面积623平方米。馆内设置文化长廊、多维人生、白鹿原故事、二府庄书屋等展区，系统完整地呈现了陈忠实从关中少年到人民作家的文学人生，全景式还原了其与其西安石油大学十四载相伴的温暖岁月。

2002年起，陈忠实受聘为西安石油大学驻校特聘教授，把家安在了西安市雁塔区二府庄。此后的十四年里，他在诸多作品文末都以“二府庄”落款。2008年，学校续聘他为特聘教授，并聘任为文学院名誉院长。在那段岁月里，他与徐刘钊共同作词，赵季平作曲，为学校创作了校歌《辉煌明天》。

展柜中，《白鹿原》的手稿与各种版本一字排开，从初版到外文译本，铺满整面墙。馆内共收藏证书类15本、各类书籍400余本、手稿18版，以及陈忠实生前穿过的衣物、用过的茶杯等生活用品20余种。这些丰富而珍贵的实物系统串联起陈忠实的创作生涯与人生轨迹，承载着陈忠实对黄土地的眷恋以及对西安石油大学的情缘。

“建立这些文学艺术馆，不仅是对先生文学成就的永久珍藏，更是对先生与西石大十四载深厚情缘的永恒铭记。”西安石油大学党委书记常江表示，未来，学校要把这座精神家园管好、用好、呵护好，深入挖掘陈忠实的文学价值与精神内涵，将其融入人才培养、校园文化建设以及国际文化交流的全过程。

李洁 张哲浩